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烏程嚴可均校輯

魏四

文帝一

帝諱丕，字子桓，武帝長子。建安十六年，為五官中郎將。二十二年，立為魏太子。二十五年正月，嗣魏王位，改建安為延康。十一月受禪，改元黃初。在位七年，謚曰文皇帝，廟號高祖。有典論五卷，列異傳三卷，集二十三卷。

愁霖賦

脂余車而秣馬，將言旋乎鄴都。玄雲黯文選潘岳藉田賦注作黝其四塞，雨濛濛而襲予。塗漸洳以沈滯，潦淫衍而橫湍。豈在余之憚勞，哀行旅之艱難。仰皇天而歎息，悲白日之不暘。思若木以照路，假龍燭之末光。藝文類聚二

喜霽賦

乃命駕而言歸、敬吉日而北巡、厭羣萌之至願、感上下之明神、密雲興之坱扎、甘雨降以灑塵、既灑塵而爲塗、惟平路之未晞、激淸風以漂潦、發皎日之揚暉、振余策而長驅、忽臨食而忘飢、思寄身于鴻鸞、舉六翮而輕飛、執文類聚二、文選陸機爲顧彥先贈婦詩注、后漢王明君辭注

濟川賦

臨濟川之層淮、覽洪波之容裔、濞騰揚以相薄、激長風而亟逝、湧浩汗而難測、眇不覩其垠際、于是黿龍神螭、鴻鵠羣翔、鱗介霍驛、載止載行、俯唼菁藻、仰餐若芳、永號長吟、延首相望、羨玉昭晰、日曜煇明、珠灼灼而流光、于是遊覽既厭、日亦西傾、朱旗電曜、擊鼓雷鳴、長驅風厲、悠衛北征、思魏都以偃息、託華屋而遨遊、酌玄清于金罍、騰羽觴以獻酬、藝文類聚八

臨渦賦 并序

上建安十八年至譙、余兄弟從上拜墳墓、遂乘馬遊觀、經東園遵渦水、相伴乎高樹之下、駐馬書鞭、爲臨渦之賦、曰、藝文類聚八初學記九文選二十二御覽三百五十九五百八十七

蔭高樹兮臨曲渦、微風起兮水增波、魚頡頏兮鳥逶迤、雌雄鳴兮聲相和、萍藻生兮散莖柯、春水繁兮發丹華、藝文類聚八

滄海賦

美百川之獨宗、壯滄海之威神、經扶桑而遐逝、跨天崖而託身、驚濤暴駭、騰踊澎湃、鏗訇隱鄰、涌沸淩邁、于是黿鼉漸離、泛濫淫遊、鴻鸞孔鵠、哀鳴相求、揚鱗濯翼、載沈載浮、仰唼芳芝、俛漱清流、巨魚橫奔、厥勢吞舟、爾乃釣大貝、採明珠、搴懸黎、收武夫、窺大麓之潛林、覩搖木之羅生、上蹇產以交錯、下來風之泠泠、振綠葉以葳蕤、吐芬葩而揚榮、藝文類聚八

述征賦

建安之十三年、荊楚傲而弗臣、命元司以簡旅、予願奮武乎南鄴、伐靈鼓之硼隱兮、建長旗之飄颻、躍甲卒之皓旰、馳萬騎之瀏瀏、揚凱悌之豐惠兮、仰乾威之靈武、伊皇衢之遐通兮、維天網之畢舉、經南野之舊都、聊弭節而容與、遵往初之舊迹、順歸風以長邁、鎮江漢之遺民、靜南畿之遐裔、藝文類聚五十九

羨西門之嘉迹、忽遙睇其靈宇、水經濁漳水注

浮淮賦并序　案書鈔御覽作泝淮賦

建安十四年、王師自譙東征、大興水軍、泛舟萬艘、時余從行、始入淮口、行泊東山、覩師徒、觀旌帆、赫哉盛矣、雖孝武盛唐之狩、舳艫千里、殆不過也、乃作斯賦云、

泝淮水而南邁兮、泛洪濤之湟波、仰嵓岡之崇阻兮、經東山之曲阿、浮飛舟之萬艘兮、建干將之銛戈、揚雲旗之繽紛兮、聆榜人之讙譁、乃撞金鐘、爰伐雷鼓、白旄沖天、黃鉞扈扈、武將奮發、驍騎赫

怒于是驚風泛而波駭衆帆張羣櫂起爭先遂進莫適相待北堂書鈔一百三十七藝文類聚八初學記六御覽七百七十

戒盈賦并序

避暑東閤延賓高會酒酣樂作悵然懷盈滿之戒乃作斯賦

惟應龍之將舉飛雲降而下征資物類之相感信貫徹之通靈何今日之延賓君子紛其集庭信臨高而增懼獨處滿而懷愁願羣士之箴規博納我以良謀藝文類聚二十二

離居賦

惟離居之可悲塊獨處于空牀愁耿耿而不寐歷終夜之悠長驚風灑于闈闥怨增激于中房動帷裳之晻曖對明燭而無光藝文類聚三十初學記十八

感離賦并序

建安十六年上西征余居守老母諸弟皆從不勝思慕乃作賦曰

秋風動兮天氣涼居常不快兮中心傷出北園兮彷徨望眾慕兮成行柯條慘兮無色綠草變兮萎黃脫微霜兮零落隨風雨兮飛揚日薄暮兮無悰思不衰兮愈多招延佇兮良久忽踟躕兮忘家藝文類聚三十

永思賦

仰北辰而永思泝悲風以增傷哀遐路之漫漫痛長河之無梁顧託乘于浮雲嗟逝速之難當藝文類聚三十

出婦賦

念在昔之恩好似比翼之相親惟方今之疏絕若驚風之吹塵夫色衰而愛絕信古今其有之傷煢獨之無恃恨胤嗣之不滋甘沒身而同穴終百年之常期信無子而應出自典禮之常度悲谷風之不答怨昔人之忽故被入門之初服出登車而就路遵長塗而南邁馬躊躇而迴顧野鳥翩而高飛愴哀鳴而相慕撫騑服而派

節御臨沂之舊城，踐麋鹿之曲蹊，聽百鳥之羣鳴，情悵恨而顧懷，心鬱結其不平。藝文類聚二十

悼夭賦 并序

族弟文仲亡，時年十一，母氏傷其夭逝，追悼無已，予以宗族之愛，乃作斯賦。

氣紆結以填胸，不知涕之縱橫。時徘徊于舊處，覩靈衣之在牀。感遺物之如故，痛爾身之獨亡。愁端坐而無聊，心戚戚而不寧。步廣廈而踟躕，覽萱草于中庭。悲風蕭其夜起，秋氣憯以厲情。仰瞻天而太息，聞別鳥之哀鳴。藝文類聚三十四

寡婦賦 并序

陳留阮元瑜與余有舊，薄命早亡，每感存其遺孤，未嘗不愴然傷心，故作斯賦，以敘其妻子悲苦之情，命王粲並作之。藝文類聚三十四，文選潘岳寡婦賦注

惟生民兮艱危在孤寡兮常悲人皆處兮歡樂我獨怨兮無依撫遺孤兮太息俛哀傷兮告誰三辰周兮遞照寒暑運兮代臻歷夏日兮苦長涉秋夜兮漫漫微霜隕兮集庭燕雀飛兮我前去秋兮既冬改節兮時寒水凝兮成冰雪落兮翩翩傷薄命兮寡獨內惆悵兮自憐藝文類聚三十四

感物賦并序

喪亂已來天下城郭丘墟惟從太僕君宅尚在南征荊州還過鄉里舍焉乃種諸蔗于中庭涉夏歷秋先盛後衰悟興廢之無常慨然永歎乃作斯賦

伊陽春之散節悟乾坤之交靈瞻玄雲之蓊鬱仰沈陰之杳冥降甘雨之豐霈垂長霤之泠泠掘中堂而爲圃植諸蔗于前庭涉炎夏而既盛迄凜秋而將衰豈在斯之獨然信人物其有之藝文類聚三十四

叙己賦

蒙君子之博愛。悲追望之淵思。文選陸雲爲顧彥先贈婦詩注

登臺賦并序

建安十七年春。遊西園。登銅雀臺。命余兄弟並作。其詞曰

登高臺㠯騁望。好靈雀之麗嫺。飛閣崛其特起。層樓儼㠯承天。步逍遙㠯容與。聊遊目于西山。溪谷紆㠯交錯。草木鬱其相連。風飄飄而吹衣。鳥飛鳴而過前。申躊躇㠯周覽。臨城隅之通川。藝文類聚六十二

登城賦

孟春之月。惟歲權輿。和風初暖。有穆其舒。駕言東邁。陟彼城隅。逍遙遠望。乃欣㠯娛。平原博敞。中田闢除。嘉麥被壟。緣路帶衢。流茎散葉。列倚相扶。水幡幡㠯長流。魚裔裔而東馳。風飄飄而旣臻。日掩薆而西移。望舊館而言旋。永優游而無爲。藝文類聚六十三初學記二十四

校獵賦

高宗征于鬼方兮黄帝有事于阪泉慍賊備之作戾兮忿吳夷之不蒸將訓兵于講武兮因大蒐乎田隙 初學記二十二

拔高門而方軌邁夷塗而直騖 同上

長鍛糺霓飛旗拂天部曲按列什伍相連跱如叢林動若崩山抗沖天之素旄兮靡格澤之修旃雄戟鱗而躍厲兮黄鉞晷而揚鮮超崇岸之曾崖厲漳滏之雙川千乘亂擾萬騎奔走經營原隰騰越峻阻彤弓斯發戈鋋具舉列翠星陳戎車方轂風迴雲轉埃連飆屬雷響震天地謀臣蕩川岳遂躙封豨藉塵鹿捎飛鳥接鶯鷺聚者成丘陵散者闐溪谷流血赫其丹野羽毛紛其翳日考功効績班賜有敘授受甘炰飛酌清酤割鮮野烹舉爵鳴鼓鑾輿促節騁轡迴翔望爵臺而增舉涉幽塗之花梁 藝文類聚六十六御覽三百三十九引兩條

並路寢而聽政總羣司之紀綱消搖後庭休息閑房步輦西園還

生玉堂、初學記二十四

蔡伯喈女賦 序

家公與蔡伯喈、有管鮑之好、乃命使者周近、持玄璧于匈奴、贖其女還、以妻屯田都尉使者、御覽八百六

玉玦賦

有昆山之妙璞、產曾城之峻崖、嗽丹水之炎波、蔭瑤樹之玄枝、包黃中之純氣、抱虛靜而無爲、應九德之淑懿、體五材之表儀、藝文類聚六十七

彈棊賦

惟彈棊之嘉巧、邈超絕其無儔、苞上智之弘略、允貫微而洞幽、局則荊山妙璞、發藻揚暉、豐腹高隆、庳根四頽、平如砥礪、滑若柔荑、棊則玄木北幹、素樹西枝、洪纖若一、修短無差、象箸列植、一據雙螭、滑石霧散、雲布四垂、然後直叩先縱、二八次舉、緣邊間造、長邪

迭取爾乃詳觀夫變化之理屈伸之形聯翩羅繹展轉盤縈或暇豫安存或窮困側傾或接黨連興或孤據偏停于時觀者莫不虛心竦踊咸側息而延佇或雷抃以大噱或戰悸而不能語藝文類聚七十四

文石爲局金碧齊精隆中夷外理緻夷平御覽七百五十五

迷迭賦并序

余種迷迭于中庭嘉其揚條吐香馥有令芳乃爲之賦曰

坐中堂以遊觀兮覽芳草之樹庭重妙葉于纖枝兮揚修幹而結莖承靈露以潤根兮嘉日月而敷榮隨迴風以搖動兮吐芳氣之穆清薄六夷之穢俗兮越萬里而來征豈衆卉之足方兮信希世而特生藝文類聚八十一　御覽九百八十二

瑪瑙勒賦并序

瑪瑙玉屬也出自西域文理交錯有似馬腦故其方人因以名之

或以繫頸，或以飾勒，余有斯勒，美而賦之，命陳琳王粲並作，其詞曰：

有奇章之珍物，寄中山之崇岡，稟金德之靈施，含白虎之華章，扇朔方之玄氣，喜南離之炎陽，歎中區之黃采，曜東夏之純蒼，包五色之明麗，配皎日之流光，命夫良工，是剖是鐫，追形逐好，從宜索便，乃加砥礪，刻方為圓，沈光內炤，浮景外鮮，繁文縟藻，交采接連，奇章□□，的皪其間，嘉鏤錫之盛美，感戎馬之首飾，圖茲物之攸宜，信君子之所服，爾乃藉彼朱罽，華勒用成，駢居列跱，煥若羅星。北堂書鈔一百二十六，藝文類聚八十四，御覽三百五十八、八百八

車渠椀賦 并序

車渠，玉屬也，多纖理縟文，生於西國，其俗寶之，小以繫頸，大以為器。

惟二儀之普育，何萬物之殊形，料珍怪之上美，無茲椀之獨靈，苞

華文之光麗發符采而揚榮理交錯以連屬似將離而復存或若朝雲浮高山忽似飛鳥厲蒼天夫其方者如矩圓者如規稠希不謬洪纖有宜藝文類聚八十四御覽八百八

槐賦 并序

文昌殿中槐樹盛暑之時余數遊其下美而賦之王粲直登賢門小閣外亦有槐樹乃就使賦焉

有大邦之美樹惟令質之可嘉託靈根于豐壤被日月之光華周長廊而開趾夾通門而駢羅承文昌之邃宇望迎風之曲阿修榦紛其灌錯綠葉萋而重陰上幽藹而雲覆下莖立而擢心伊暮春之既替即首夏之初期鴻雁遊而送節凱風翔而迎時天清和而溫潤氣恬淡以安治違隆暑而適體誰謂此之不怡藝文類聚八十八

柳賦 并序

昔建安五年上與袁紹戰于官渡是時余始植斯柳自彼迄今十

有五載矣、左右僕御已多亡、感物傷懷、乃作斯賦曰、

伊中域之偉木兮、瑰姿妙其可珍、稟靈祇之篤施兮、與造化乎相因、四氣邁而代運兮、去冬節而涉春、彼庶卉之未動兮、固肅萌而先辰、盛德遷而南移兮、星鳥正而司分、應隆時而繁育兮、揚翠葉之青純、修幹偃蹇以虹指兮、柔條阿那而虵伸、上扶疏而孛散兮、下交錯而龍鱗、在余年之二七、植斯柳乎中庭、始圍寸而高尺、今連拱而九成、嗟日月之逝邁、忽亹亹以遄征、昔周遊而處此兮、倏忽而弗形、感遺物而懷故、俛惆悵以傷情、于是曜靈次乎鶉首兮、景風扇而增煖、豐弘陰而博覆兮、躬愷悌而弗倦、四馬望而傾蓋兮、行旅仰而迴眺、秉至德而不伐兮、豈簡卑而擇賤、含精靈而奇生兮、保休體之豐衍、惟尺斷而能植兮、信永貞而可羨、藝文類聚八十九文選石崇王明君辭注初學記二十八御覽九百五十七

鶯賦 并序

堂前有籠鶯晨夜哀鳴悽若有懷憐而賦之曰

怨羅人之我困痛密網而在身顧窮悲而無告知時命之將泯升華堂而進御奉明后之威神唯今日之僥倖得去死而就生託幽籠以棲息厲清風而哀鳴藝文類聚九十二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三國文卷四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魏五

文帝二

制復于禁等官

昔荀林父敗績于邲，孟明喪師于殽，秦晉不替，使復其位，其後晉獲狄土，秦霸西戎，區區小國，猶尚若斯，而況萬乘乎？樊城之敗，水災暴至，非戰之咎，其復禁等官。魏志于禁傳注引魏書

詔議追崇始祖

前奏曰朝車迎中常侍大長秋特進君侯神主，然君侯不宜，但依故爵，乘朝車也。禮有尊親之義，爲可依諸王比更議。通典七十二文帝即王位尚書令桓階等奏云云，下詔

任城王彰增邑詔 延康元年

先王之道，庸勳親親，並建毋弟，開國承家，故能藩屏大宗，禦侮厭難。彰前受命北伐，清定朔土，厥功茂焉。增邑五千，并前萬戶。魏志任城威王傳

封朱靈爲鄃侯詔 延康元年

將軍佐命先帝，典兵歷年，威過方邵，功踰絳灌，圖籍所美，何以加焉。朕受天命，帝有海內，元功之將，社稷之臣，皆朕所與同福同慶，傳之無窮者也。今封鄃侯，富貴不歸故鄉，如夜行衣繡，若平常所志，願勿難言。魏志徐晃傳注引魏書

報何夔乞遜位詔 延康元年

蓋禮賢親舊，帝王之常務也。以親則君有輔弼之勳焉，以賢則君有醇固之茂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今君疾雖未瘳，神明聽之矣。君其即安，以順朕意。魏志何夔傳

詔官李通子基緒 延康元年

昔袁紹之難、自許蔡已南、人懷異心、通秉義不顧、使攜貳率服、朕甚嘉之、不幸早薨、子基雖已襲爵、未足酬其庸勳、基兄緒前屯樊城、又有功世篤其勞、以基爲奉義中郎將、緒平虜中郎將、以寵異焉、魏志李通傳

詔張既爲涼州刺史

昔賈復請擊郾賊、光武笑曰、執金吾擊郾、吾復何憂、卿謀略過人、今則其時、以便宜從事、勿復先請、魏志張既傳

出蔣濟爲東中郎將不聽請留詔

高祖歌曰、安得猛士守四方、天下未寧、要須良臣以鎮邊境、如其無事、乃還鳴玉未爲後也、魏志蔣濟傳

止臨菑侯植求祭先王詔

得月二十八日表、知侯推情、欲祭先王于河上、覽省上下、悲傷感切、將欲遵禮以紓侯敬恭之意、會博士鹿優等奏禮如此、故寫以

示開國承家顧廹禮制推疾存心與吾同之 御覽五百二十六

詔褒張既擊胡 延康元年

卿踰河歷險以勞擊逸以寡勝衆功過南仲勤踰吉甫此勳非但破胡乃永寧河右使吾長無西顧之念矣 魏志張既傳

制詔三公改元大赦 延康元年十一月辛未

上古之始有君也必崇恩化以美風俗然百姓順教而刑辟厝焉今朕承帝王之緒其以延康元年爲黃初元年議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同律度量承土行大赦天下自殊死以下諸不當得赦皆赦除之 魏志文帝紀注引獻帝傳

荅桓階等奏改服色詔 黃初元年

服色如所奏其餘宜如虞承唐但臘日用丑耳此亦聖人之制也 宋書禮志一

定服色詔 黃初元年

孔子稱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聖人集羣代之美事、爲後王制法也、傳曰夏數爲得天、朕承唐虞之美、至于正朔、當依虞夏故事、若殊徽號異器械制禮樂易服色用牲幣、自當隨土德之數、每四時之季月、服黃十八日、臘以丑、牲用白、其飾節旄自當赤、但節幡黃耳、其餘郊祀天地朝會四時之服、宜如漢制、宗廟所服、一如周禮、（宋書禮志一）

改雒爲洛詔

漢火行也、火忌水、故洛去水而加隹、魏于行次爲土、土水之牡也、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故除隹加水、變雒爲洛、（御覽十七引魏略、輯符元巡四）

詔征南將軍夏侯尚

卿腹心重將、特當任使、恩施足死、惠愛可懷、作威作福、殺人活人、（魏志蔣濟傳、又見御覽五百九十三）

春分拜日詔

覲禮、天子拜日東門之外、反禮方明、朝事議曰、天子冕而執鎮圭、率諸侯朝日于東郊、以此言之、蓋諸侯朝天子、祀方明、因率朝日也、漢改周法、羣公無四朝之事、故不復朝于東郊、得禮之變矣、然旦夕常于殿下東向拜日、其禮太煩、（晉志宋志作煩褻、似家人之事、非事天交神之道也）今采周春分之禮、損漢日拜之儀、又無諸侯之事、無所出東郊、今正殿即亦朝會行禮之庭也、宜常以春分于正殿之庭拜日、其夕月文不分明、其議奏、（南齊書禮志上永元元年何佟之議引又見晉書禮志上宋書禮志一通典四十四）

以張登為太官令詔

登忠義彰著、在職功勤、名位雖卑、直亮宜顯、饔膳近任、當得此吏、今以登為太官令、（魏志王朗傳注書鈔五十五並引王朗集又見御覽二百二十九）

下詔賜華歆衣（黃初元年）

司徒國之儁老、所與和陰陽理庶事也、今太官重膳、而司徒蔬食、甚無謂也、特賜御衣及為其妻子男女皆作衣服、（魏志華歆傳）

光下脫光

賜桓階詔

昔子文清儉，朝不謀夕，而有脯糧之秩；宣子守約，簞食魚飧，而有加粲之賜。況光大魏，當有四海，俾守之大臣，而有蔬食，非吾所以禮賢之意也。其賜射鹿師二人，並給媒。御覽二百六十二引桓階別傳，又引本注：齊人謂麴糵為媒。

答邯鄲淳上受命述詔

淳作此，甚典雅，私亦美曰：案當有誤朕何以堪也哉。其賜帛四十匹。御覽八百十八

復潁川一年田租詔 黃初二年正月壬午

潁川，先帝所由起兵征伐也。官渡之役，四方瓦解，遠近顧望，而此郡守義，丁壯荷戈，老弱負糧。昔漢祖以秦中為國本，光武恃河內為王基。今朕復于此登壇受禪，天以此郡翼成大魏。魏志文帝紀注引魏書

以孔羨為宗聖侯置吏修廟詔 黃初二年正月壬午

昔仲尼資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當衰周之末、而無受命之運、在乎魯衛之朝、教化乎洙泗之上、栖栖焉、皇皇焉、欲屈己以存道、貶身以救世、于時王公終莫能用、乃退考五代之禮、修素王之事、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太師而正雅頌、俾千載之後、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聖以成謀、咨可謂命世之大聖、億載之師表者已、遭天下大亂、百祀墮壞、舊居之廟、毀而不修、褒成之後、絕而莫繼、闕里不聞講頌之聲、四時不覩蒸嘗之位、斯豈所謂崇化報功、盛德百世必祀者哉、其以議郎孔羨為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祀、令魯郡修起舊廟、置百石吏卒、以守衛之、又于其外廣為屋宇、以居學者、魏志文帝紀、又見宋書禮志四、 案陳思王所撰碑文有此詔與此小異、其以議郎上有嗟乎朕甚閔焉二句

為漢帝置守冢詔

朕承符運、受終革命、其敬事山陽公、如舜之宗堯、有始有卒、傳之無窮、前群司奏處正朔、欲使一皆從魏制、意所不安、其令山陽公

腦下脫中
漢下脫典
帝下脫置

于其國正朔服色、祭祀禮樂、自如漢又為武昭宣明帝守冢各三百家、御覽五百六十一

日食勿劾太尉詔 黃初二年六月晦

災異之作、以譴元首、而歸過股肱、豈禹湯罪己之義乎、其令百官各虔厥職、後有天地之眚、勿復劾三公、魏志文帝紀晉天文志二藝文類聚四十六引齊職儀

贈諡鄧哀侯詔

惟黃初二年八月丙午、皇帝曰、咨爾鄧哀侯沖、昔皇天鍾美于爾躬、俾聰哲之才、成于弱年、當永享顯祚、克成厥終、如何不祿、早世夭昏、朕承天序、享有四海、並建親親、以藩王室、惟爾不逮斯榮、且葬禮未備、追悼之懷、愴然攸傷、今遷葬于高陵、使使持節兼謁者僕射郎中陳承、追賜號曰鄧公、祠以大牢、魂而有靈、休茲寵榮、嗚呼哀哉、魏志鄧哀王沖傳注引魏書

與于禁詔

昔漢高祖脫衣㠯衣韓信、光武解綬㠯帶李忠、誠皆人主當時貴敬功勞、效心之至也、今賜將軍㠯魏王時自所佩朱敬、及遠游冠、御覽六百八十五　又六百九十一

平準詔

今與孫驃騎和通、商旅當日月而至、而百賈偷利、喜賤其物、平價又與其絹、故官逆為平準耳、官豈少此物輩耶、御覽八百十七

賜故太尉楊彪几杖詔　黃初二年十月己亥

夫先王制几杖之賜、所㠯賓禮黃耇、褒崇元老也、昔孔光、卓茂、皆㠯淑德高年、受茲嘉賜、公故漢宰臣、乃祖已來、世著名節、年過七十、行不踰矩、可謂老成人矣、所宜寵異、㠯章舊德、其賜公延年杖及馮几、謁請之日、便使杖入、又可使著鹿皮冠、魏志文帝紀注引魏書又後漢楊彪傳注北堂書鈔一百三十三並引續漢書　又見袁宏後漢紀三十書鈔一百三十三

改封曹植為安鄉侯詔 黃初二年

植朕之同母弟朕于天下無所不容而況植乎骨肉之親舍而不誅其改封植 魏志陳思王植傳注引魏書

取士勿限年詔 黃初三年正月庚午

今之計考古之貢士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限年然後取士是呂尙周晉不顯于前世也其令郡國所選勿拘老幼儒通經術吏達文法到皆試用有司糾故不以實者 魏志文帝紀

詔荅吳王 黃初三年

老虜邊窟越險深入曠日持久內迫罷弊外困智力故見身于雞頭分兵擬西陵其計不過謂可轉是前迹以搖動江東根未著地摧折其支雖未刻備五藏使身首分離其所降誅亦足使虜部衆兇懼昔吳漢先燒荊門後發夷陵而子陽無所逃其死來歙始襲略陽文叔喜之而知隗囂無所施其巧今討此虜正似其事將軍

勉建方略務全獨克、吳志吳王傳二注引魏書載詔答

撫勞西域奉獻詔 黃初三年二月

西戎即敘氐羌來王、詩書美之頃者西域外夷並款塞內附其遣使者撫勞之、魏志文帝紀

毀高陵祭殿詔 黃初三年

先帝躬履節儉遺詔省約子以述父為孝臣以繼事為忠古不墓祭皆設于廟高陵上殿屋皆毀壞車馬還廄衣服藏府以從先帝儉德之志、晉書禮志中宋書禮志三又通典五十二

禁婦人與政詔 黃初三年九月

夫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以後羣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當輔政之任又不得橫受茅土之爵以此詔傳後世若有背違天下共誅之魏志文帝紀

個傍枝入嗣大位不得加父母尊號詔

依洪祖之尊太上皇是也且禮不㠯父命辭王父命漢氏諸侯之人皆受天子之命肯于宗也而猶顧其私親僭擬天號豈所謂爲人後之義哉後代若諸侯入嗣者皆不得追加其私考爲皇妣爲后也故有佞媚妖惑之人欲悅時主繆建非義之事㠯亂正統者此股肱大臣所當禽誅也其著乎甲令書之金策藏諸宗廟副乎三府尚書中書亦當各藏一通 通典七十二

答中山王獻黃龍頌詔 黃初三年

昔唐叔歸禾東平獻頌斯皆骨肉贊美㠯彰懿親王研精墳典耽味道眞文雅煥炳朕甚嘉之王其克慎明德㠯終令問 魏志中山恭王袞傳

詔責孫權 黃初三年

權前對浩周自陳不敢自遠樂委質長爲外臣又前後辭旨頭尾擊地此鼠子自知不能保爾許地也又今與周書請㠯十二月遣子復欲遣孫長緒張子布隨子俱來彼二人皆權股肱心腹也又

欲爲子于京師求婦、此權異心之明效也、吳志大帝傳注引魏略

伐吳詔 黃初三年十月

制詔、昔軒轅不爲涿鹿之師、則蚩尤之妖不滅、唐堯不興丹水之陳、則南蠻之難不平、漢武不行呂嘉之罰、則橫浦之表不附、光武不加囂述之誅、則隴蜀之亂不清、故曰非威不服、非兵不定、孫權小醜、憑江恃險、因有外心、內頑有性、故奮武銳、順天行誅、驍騎龍驤、猛將武步、或修句踐潛涉之口頑、或兩韓信夏口之詐、愚按舡㠯水攻陳、六軍㠯陸橫擊、征南進運、㠯圍江陵、多獲舟船、斬首執俘、降者盈路、牛酒日至、大司馬及征東諸將、卷甲長驅、其舟隊今已向濟、今車駕自東、爲之瞻鎮、雲行天步、乘釁而運、賊進退道迫、首尾有難、不爲楚靈乾溪之潰、將有彭寵蕭牆之變、必自魚爛、不復血刃、宜慎終動靜、㠯聞、文館詞林六百六十二

禁復私讎詔

喪亂㠯來，兵革縱橫，天下之人多相殘害者。昔田橫殺酈商之兄，張步害伏湛之子，漢氏二祖下詔，使不得相讎。賈復、寇恂私相怨憾，至懷手劍之忿，光武召而和之，卒共同輿而載。今兵戎始息，宇內初定，民之存者，非流亡之孤，則鋒刃之餘，當相親愛，養老長幼。自今㠯後，宿有讎怨者，皆不得相讎，敢有復私讎者，皆族之。魏志文帝紀 藝文類聚三十三 御覽四百八十二

敕還師詔 黃初四年三月

孫權殘害民物，朕㠯寇不可長，故分命猛將，三道並征。今征東諸軍與權黨呂範等水戰，則斬首四萬，獲船萬艘。大司馬據守濡須，其所禽獲，亦㠯萬數。中軍征南，攻圍江陵，左將軍張郃等舳艫直渡，擊其南渚，賊赴水溺死者數千人。又為地道攻城，城中外雀鼠不得出入，此几上肉耳。而賊中癘氣疾病，夾江塗地，恐相染污。昔周武伐殷，旋師孟津，漢祖征隗囂，還軍高平，皆知天時而度賊情

也且成湯解三面之網天下歸仁今開江陵之圍以緩成死之禽且休力役罷省繇戍畜養士民咸使安息（魏志文帝紀注引魏書）

以蔣濟爲東中郎將代領曹仁兵詔 黄初四年三月

卿兼資文武志節忼慨常有超越江湖吞吳會之志故復授將率之任（魏志蔣濟傳）

鵜鶘集靈芝池詔 黄初四年五月

此詩人所謂汙澤者也曹詩刺恭公遠君子而近小人今豈有賢智之士處于下位者乎否則斯鳥何爲而至哉其博舉天下儁德茂才獨行君子以荅曹人之刺（魏志文帝紀又晉書五行志中宋書五行志二）

詔賜張既子翁歸爵 黄初四年

昔荀桓子立勳翟土晉侯賞以千室之邑馮異輸力漢朝光武封其二子故涼州刺史張既能容民畜衆使羣羌歸土可謂國之良臣不幸薨隕朕甚愍之其賜小子翁歸爵關內侯（魏志張既傳）

止王朗讓位詔 黃初四年

朕求賢于君而未得，君乃翻然稱疾，非徒不得賢，更開失賢之路，增玉鉉之傾，無乃居其室出其言不善，見違于君子乎，君其勿有後辭。魏志王朗傳

詔賜溫恢子生爵

恢有柱石之質，服事先帝，功勤明著，及爲朕執事，忠于王室，故授之以萬里之任，任之以一方之事，如何不遂，吾甚愍之，賜恢子生爵關內侯。魏志溫恢傳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歸安王毓藻校刊

全三國文卷五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魏六

文帝三

改封縣王詔 黃初五年

先王建國隨時而制漢祖增秦所置郡至光武以天下損耗并省郡縣以今比之益不及焉其改封諸王皆爲縣王 魏志彭城王據傳

車駕臨江還詔三公

三世爲將道家所忌窮兵黷武古有成戒況連年水旱士民損耗而功作倍于前勞役兼于昔進不滅賊退不和民夫屋漏在上知之在下然迷而知反失道不遠過而能改謂之不過今將休息棲備高山沈權九淵割除擯棄投之畫外車駕當以今月中旬到譙淮漢衆軍亦各還反不臘西歸矣 魏志王朗傳

議輕刑詔 黃初五年十月

近之不綏何遠之懷今事多而民少上下相弊以文法百姓無所措其手足昔太山之哭者以為苛政甚于猛虎吾備儒者之風服聖人之遺教豈可以目翫其辭行違其誠者哉廣議輕刑以惠百姓 魏志文帝紀注引魏書

禁設非禮之祭詔 黃初五年十二月

先王祭禮所以昭孝事祖大則郊社其次宗廟三辰五行名山大川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叔世衰亂崇信巫史至乃宮殿之內戶牖之閒無不沃酹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設非禮之祭巫祝之言皆以執左道論著于令典 魏志文帝紀宋書禮志四通典五十五

伐吳設鎮軍撫軍大將軍詔 黃初六年二月

制詔昔軒轅建四面之號周武稱予有亂臣十人斯蓋先聖所以體國君民亮成天工多賢為貴也今內有公卿以鎮京師外設牧

伍以監四方、至于元戎出征、則軍中宜有柱石之賢帥、輜重所在、又宜有鎮守之重臣、然後車駕可以周行天下、無內外之慮、吾今當征賊、欲守之積年、其以尚書令潁鄉侯陳羣爲鎮軍大將軍、尚書僕射西鄉侯司馬懿爲撫軍大將軍、若吾臨江、授諸將方略、則撫軍當留許昌、督後諸軍、錄後臺文書事、鎮軍隨車駕、當董督衆軍、錄行尚書事、皆假節鼓吹、給中軍兵騎六百人、吾欲去江數里、築宮室、往來其中、見賊可擊之形、便出奇兵擊之、若或未可、則當舒六軍以遊獵、饗賜軍士、（魏志文帝紀注引魏略 文館詞林六百六十二）

征吳臨行詔司馬懿

吾深以後事爲念、故以委卿、曹參雖有戰功、而蕭何爲重、使吾無西顧之憂、不亦可乎、（晉書宣帝紀 黃初六年）

詔賜張遼李典子爵

合肥之役、遼典以步卒八百、破賊十萬、自古用兵、未之有也、使賊

至今奪氣可謂國之爪牙矣其分遼典邑各百戶賜一子爵關內侯魏志張遼傳

追贈杜畿詔 黃初六年

昔冥勤其官而水死稷勤百穀而山死故尚書僕射杜畿于孟津試船遂至覆沒忠之至也朕甚愍焉追贈太僕諡曰戴侯魏志杜畿傳

贈夏侯尚詔 黃初六年

尚自少侍從盡誠竭節雖云異姓其猶骨肉是已入爲腹心出當爪牙智略深敏謀謨過人不幸早殞命也柰何賜征南大將軍昌陵侯印綬魏志夏侯尚傳注引魏書

還洛陽詔司馬懿

吾東撫軍當總西事吾西撫軍當總東事晉書宣帝紀

收鮑勛詔 黃初七年四月

勛指鹿爲馬收付廷尉魏志鮑勛傳

詔劉靖遷廬江太守

卿父昔爲彼州、今卿復據此郡、可謂克負荷者也、魏志劉馥傳

成臯令沐竝收校事劉肇出狀聞有詔

肇爲牧司爪牙吏、而竝欲收縛、無所忌憚、自恃清名邪、魏志常林傳注引魏略清介傳

詔報孫邕

生敬其人、死辭其室、追遠敬終、進而得道者也、晉任城太守夫人孫氏碑長沙人恒伱序有蔡妻伏氏魏文帝召妻邕辭文帝詔報

賜辥悌等關內侯詔

辥悌駮吏也、王思郤嘉純吏也、各賜關內侯、以報其勤、魏志梁習傳注引魏略苛吏傳

械繫令狐浚詔

浚何敢、魏志王淩傳注引魏書

答孟達薦王雄詔

昔蕭何薦韓信，鄧禹進吳漢，惟賢知賢也。雄有膽智技能文武之姿，吾尙知之。今便以參散騎之選，方使少在吾門下，知指歸，便大用之矣。天下之士，欲使皆先歷散騎，然後出據州郡，是吾本意也。（魏志崔林傳注引魏名臣奏）

詔羣臣

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此言被服飲食非長者不別也。（御覽六百八十九作被服飲食難曉也）夫珍玩必中國，夏則縑總綃總，其白如雪；冬則羅紈綺縠，衣疊鮮文。未聞衣布服葛也。

前後每得蜀錦，殊不相似，比適可訝，而鮮卑尙復不愛也。自吾所織如意虎頭連璧錦，亦有金薄、蜀薄來至洛邑，皆下惡，是爲下工之物，皆有虛名。（藝文類聚八十五　御覽八百十五）

江東爲葛寍可比羅紈綺縠御覽八百十八

前于鄡王山習所上孔雀尾萬枝文彩五色以爲金根車蓋遙望耀人眼目藝文類聚九十一御覽九百二十四

飲食一物南方有橘酢正裂人牙時有甜耳藝文類聚八十六

新城孟太守道蜀豬肫雞鶩味皆淡故蜀人作食喜著飴蜜以助味也書鈔一百四十七御覽八百五十七

眞定郡梨大若拳甘若蜜脆若菱可以解煩釋渴藝文類聚八十六御覽九百六十九大觀本草二十三

南方有龍眼荔枝寍比西國蒲萄石蜜乎酢且不如中國今以荔枝賜將吏噉之則知其味薄矣凡棗味莫若安邑御棗也藝文類聚八十七御覽七十一八百五十七九百七十一

中國珍果甚多且復爲蒲萄說當其朱夏涉秋尚有餘暑醉酒宿醒掩露而食甘而不飴脆而不酢冷而不寒味長汁多除煩解渴

又釀以爲酒，甘于鞠蘗，善醉而易醒，道之固已流涎咽唾，況親食之邪？他方之果，寧有匹之者？藝文類聚八十七、御覽九百七十二、大觀本草二十三

敕豫州禁吏民往老子亭禱祝 黃初三年

告豫州刺史：老聃賢人，未宜先孔子。不知魯郡爲孔子立廟成未？漢桓帝不師聖法，正以嬖臣而事老子，欲以求福，良足笑也。此祠之興由桓帝。武皇帝以老子賢人，不毀其屋。朕亦以此亭當路，行來者輒往瞻視，而樓屋傾頹，儻能壓人，故令修整。昨過視之，殊整頓。恐小人謂此爲神，妄往禱祝，違犯常禁，宜宣告吏民，咸使知聞。續高僧傳三十僧勔難道論、又釋道宣集古今佛道論衡

策謚龐德 延康元年

昔先軫喪元，王蠋絕脰，隕身徇節，前代美之。惟侯式昭果毅，蹈難成名，聲溢當時，義高在昔，寡人愍焉，謚曰壯侯。魏志龐悳傳

策命孫權九錫文 黃初二年十一月

蓋聖王之法、以德設爵、以功制祿、勞大者祿厚、德盛者禮豐、故叔旦有夾輔之勲、太公有鷹揚之功、並啟土宇、并受備物、所以表章元功、殊異賢哲也、近漢高祖受命之初、分裂膏腴、以王八姓、斯則前世之懿事、後王之元龜也、朕以不德、承運革命、君臨萬國、秉統天機、思齊先代、坐而待旦、惟君天資忠亮、命世作佐、深覩歷數、達見廢興、遠遣行人、浮于潛漢、望風景附、抗疏稱藩、兼納纖絺、南方之貢、普遣諸將、來還本朝、忠肅內發、款誠外昭、信著金石、義蓋山河、朕甚嘉焉、今封君為吳王、使使持節太常高平侯貞、授君璽綬策書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以大將軍使持節督交州、領荊州牧事、錫君青土、苴以白茅、對揚朕命、以尹東夏、其上故驃騎將軍南昌侯印綬符策、今又加君九錫、其敬聽後命、以君綏安東南、綱紀江外、民夷安業、無或攜貳、是用錫君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君務財勸農、倉庫盈積、是用錫君袞冕之服、赤

爲副焉、君化民以德、禮教興行、敦義崇讓、內外咸和、二語從書鈔補是用錫君軒縣之樂、君宣導休風、懷柔百越、是用錫君朱戶以居、君進其才謀、官方任賢、是用錫君納陛以登、君顯直措枉、羣善必舉、二語從書鈔補忠勇並奮、清除姦慝、是用錫君虎賁之士百人、君振威陵邁、宣力荊南、梟滅凶醜、罪人斯得、是用錫君鈇鉞各一、君文和于內、武信于外、禽討逆節、折衝掩難、二語從書鈔補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玈弓十、玈矢千、君以忠肅爲基、恭勤爲德、是用錫君秬鬯一卣、圭瓚副焉、欽哉、敬敷訓典、以服朕命、以勖相我國家、永終爾顯烈、吳志大帝權傳二北堂書鈔三十又藝文類聚五十三

冊孫權太子登爲東中郎封侯文

蓋河洛寫天意、符讖述聖心、昭晰著明、與天談也、故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孫將軍歸心國朝、忠亮之節、同功佐命、而其子當爲魏將軍、著在圖讖、由漢光武受命、李氏爲輔、王梁孫咸並見

符締也斯乃昊天啟佑大魏永令孫氏仍世爲佐其㠯登爲東中郎將封縣侯萬户昔周嘉公旦祚流七胄漢禮蕭何一門十侯今孫將軍亦當如斯若夫長平之榮安豐之寵方斯蔑如藝文類聚五十一

除禁輕稅令 延康元年二月

關津所㠯通商旅池苑所㠯禦災荒設禁重稅非所㠯便民其除池籞之禁輕關津之稅皆復什一魏志文帝紀注引魏書

拜毛玠等子爲郎中令 延康元年三月

故尚書僕射毛玠奉常王修涼茂郎中令袁渙少府謝奐萬潛中尉徐奕國淵等皆忠直在朝履蹈仁義並早卽世而子孫陵遲惻然愍之其皆拜子男爲郎中魏志文帝紀注引魏書

㠯鄭稱授太子經學令 延康元年五月

令龍淵太阿出昆吾之金和氏之璧由井里之田礱之㠯砥礪錯之㠯他山故能致連城之價爲命世之寶學亦人之砥礪也稱篤

學大儒勉以經學輔侯宜旦夕入授（魏志注作傅）曜明其志（魏志文帝紀注引魏略文館詞林六百九十五）

問張既令 延康元年

試守金城太守蘇則既有綏民平夷之功聞又出軍西定湟中為河西作聲勢吾甚嘉之則之功效為可加爵邑未果封爵重事故以問卿密白意且勿宣露也（魏志蘇則傳注引魏名臣奏）

敕盡規諫令 延康元年七月庚辰

軒轅有明臺之議放勛有衢室之問皆所以廣詢于下也百官有司其務以職盡規諫將率陳軍法朝士明制度牧守申政事縉紳攷六藝吾將兼覽焉（魏志文帝紀）

孟達揚僕降附令 延康元年七月庚辰

吾前遣使宣國威靈而達即來吾惟春秋褒儀父即封拜達使還領新城太守近復有扶老攜幼首向王化者吾聞夙沙之民自縛

其君以歸神農、豳國之衆、襁負其子而入豐鎬、斯誠驕暗迫窘之所致哉、乃風化動其情、而仁義感其衷、歡心內發、使之然也、自此而推、西南將萬里無外、權備將與誰守死乎、魏志文帝紀注引魏略王自手筆令

復譙租稅令 延康元年七月甲午

先王皆樂其所生、禮不忘其本、譙霸王之邦、眞人本出、其復譙租稅二年、魏志文帝紀注引魏書

殯祭死亡士卒令 延康元年十一月癸卯

諸將征伐士卒死亡者或未收斂、吾甚哀之、其告郡國給槥櫝殯斂、送至其家、官為設祭、魏志文帝紀

以李伏言禪代合符讖示外令

以示外、薄德之人何能至此、未敢當也、斯誠先王至德通于神明、固非人力也、魏志文帝紀注引獻帝傳

辭符讖令 延康元年十一月丙午

犂牛之駁似虎莠之幼似禾事有似是而非者今日是已覩斯言事良重吾不德于是尙書僕射宣告官寮咸使聞知魏志文帝紀注引獻帝傳

辭許芝等條上讖緯令 延康元年十一月辛亥

昔周文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仲尼歎其至德公旦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斷終然復子明辟書美其人吾雖德不及二聖敢忘高山景行之義哉若夫唐堯舜禹之蹟皆以聖質茂德處之故能上和靈祇下盡萬姓流稱今以今吾德至薄也人至鄙也遭遇際會幸承先王餘業恩未被四海澤未及天下雖傾倉竭府以振魏國百姓猶寒者未盡煖飢者未盡飽夙夜憂懼弗敢遑寧庶欲保全發齒長守今日以沒于地以全魏國下見先王以塞負荷之責望狹志局守此而已雖屢蒙祥瑞當之戰惶五色無主若芝之言豈所聞乎心慄手悼書不成字辭不宜口吾間作詩曰喪亂悠悠過紀白骨縱橫萬里哀哀下民靡恃吾將佐時整理復子明辟

致仕庶欲守此辭吕自終卒不虛言也宜賫示遠近使昭赤心魏志文帝紀注引獻帝傳

再讓符命令 延康元年十一月辛亥

下四方吕明孤款心是也至于覽餘辭豈余所謂哉寧所堪哉諸卿指論未若孤自料之審也夫虛談謬稱鄙薄所弗當也且聞比來東征經郡縣歷屯田百姓面有飢色衣或裋褐不完罪皆在孤是吕上慙衆瑞下愧士民由斯言之德尚未堪偏王何言帝者也宜止息此議無重吾不德使逝之後不愧後之君子 注魏志文帝紀引獻帝傳

答司馬懿等再陳符命令 延康元年十一月癸丑

世之所不足者道義也所有餘者苟妄也常人之性賤所不足貴所有餘故曰不患無位患所吕立孤雖寡德庶自免于常人之貴夫石可破而不可奪堅丹可磨而不可奪赤丹石微物尚保斯質況吾託士人之末列曾受教于君子哉且於陵仲子吕仁爲富栢

城子高己義爲貴鮑焦感子貢之言棄其蔬而槁死薪者讓季札失辭皆委重而弗視吾獨何人昔周武大聖也使叔旦盟膠鬲于四內使召公約微子于共頭故伯夷叔齊相與笑之曰昔神農氏之有天下不曰人之壞自成不曰人之卑自高曰爲周之伐殷曰暴也吾德非周武而義慙夷齊庶欲遠苟安之失道立丹后之不奪遁於陵之所富蹈柏成之所貴執鮑焦之貞至遵薪者之清節故曰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吾之斯志豈可奪哉 魏志文帝紀注引獻帝傳

止羣臣議禪代禮儀令

當議孤終不當承之意而已猶獵還方有令 魏志文帝紀注引獻帝傳

又令

吾殊不敢當之外亦何豫事也 同上

罷設受禪壇場令

屬出見外便設壇場斯何謂乎今當辭讓不受詔也但于帳前發璽書威儀如常且天寒罷作壇士使歸魏志文帝紀注引獻帝傳

既發璽書又下令

當奉還璽綬爲讓章吾豈奉此詔承此貺邪昔堯讓天下于許由子州支甫舜亦讓于善卷石戶之農北人無擇或退而耕潁之陽或辭以幽憂之疾或遠入山林莫知其處或攜子入海終身不反或以爲辱自投深淵且顏燭懼太璞之不完守知足之明分王子搜樂丹穴之潛處被薰重而不出柳下惠不以三公之貴易其介曾參不以晉楚之富易其仁斯九士者咸高節而尚義輕富而賤貴故書名千載于今稱焉求仁得仁仁豈在遠孤獨何爲不如哉義有蹈東海而逝不奉漢朝之詔也亟爲上章還璽綬宣之天下使咸聞焉魏志文帝紀注引獻帝傳

辭請禪令 延康元年十一月乙卯

昔柏成子高辭夏禹而匿野，顏闔辭魯幣而遠跡，夫以王者之重，諸侯之貴，而二子忽之，何則，其節高也。故列士徇榮名，義夫高貞介，雖蔬食瓢飲，樂在其中。是以仲尼師王駘，而子產嘉申徒。今諸卿皆孤股肱腹心，足以明孤，而今咸若斯，則諸卿遊于形骸之內，而孤求爲形骸之外，其不相知，未足多怪，亟爲上章還璽綬，勿復紛紛也。魏志文帝紀注引獻帝傳

讓禪令

夫古聖王之治也，至德合乾坤，惠澤均造化，禮教優乎昆蟲，仁恩洽乎草木，日月所照，戴天履地，含氣有生之類，靡不被服清風，沐浴玄德，是以金革不起，苛慝不作，風雨應節，禎祥觸類而見。今百姓寒者未煖，飢者未飽，鰥者未室，寡者未嫁，權備尚存，未可舞以干戚，方將整以齊斧，戎役未息于外，士民未安于內，耳未聞康哉之歌，目未覩擊壤之戲，嬰兒未可託于高巢，餘糧未可以宿于田

欲人事未備至于此也夜未曜景星治未通真人河未出龍馬山未出象車蓂莢未植階庭萐莆未生庖廚王母未獻白環渠搜未見珍裘靈瑞未效又如彼也昔東戶季子容成大庭軒轅赫胥之君咸得以此就功勒名今諸卿獨不可少假孤精心竭慮以和天人以格至理使彼衆事備羣瑞效然後安乃議此乎何遽相愧相迫之如是也速爲讓章上還璽綬無重吾不德也 魏志文帝紀注引獻帝傳

又令

泰伯三以天下讓人無得而稱焉仲尼歎其至德孤獨何人 同上

答董巴等令

凡斯皆宜聖德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天瑞雖彰須德而光吾德薄之人胡足以當之今讓冀見聽許外內咸使聞知 魏志文帝紀注引獻帝傳

三讓璽綬令

冀三讓而不見聽，何汲汲于斯乎。魏志文帝紀注引獻帝傳

讓禪令

天下重器，王者正統，以聖德當之，猶有懼心，孤何人哉。且公卿未至之主，斯豈小事，且宜以待固讓之後，乃當更議其可耳。魏志文帝紀注引獻帝傳

又令

以德則孤不足，以時則戎虜未滅。若以羣賢之靈，得保首領，終君魏國，于孤足矣。若孤者，胡足以辱四海，至乎天瑞人事，皆先王聖德遺慶，孤何有焉，是以未敢聞命。魏志文帝紀注引獻帝傳

允受禪令

昔者大舜飯糗茹草，將終身焉，斯則孤之前志也。乃至承堯禪，被珍裘，妻二女，若固有之，斯則順天命也。羣公卿士，誠以天命不可拒，民望不可違，孤亦曷以辭焉。魏志文帝紀注引獻帝傳

令

樹德申教，崇化篤俗。文選桓溫薦譙秀表注

道薄于當年，風濟于百代矣。同上

荅卞蘭教

賦者，言事類之所附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也。故作者不虛其辭，受者必當其實。蘭此賦豈吾實哉。昔吾丘壽王一陳寶鼎，何武等徒以歌頌，猶受金帛之賜。蘭事雖不諒，義足嘉也。今賜牛一頭。魏志卞后傳注引魏略。又藝文類聚十六又五十六御覽五百八十七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三國文卷十六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魏七

文帝 四

上書讓禪 藝文類聚題作讓授禪表

皇帝陛下奉被今月乙卯璽書伏聽冊命五內驚震精爽散越不知所處臣前上還相位退守藩國聖恩聽許臣雖無古人量德度身自定之志保己存性實其私願不寤陛下猥損過謬之命發不世之詔以加無德之臣且聞 藝文類聚作臣聞 堯禪重華舉其克諧之德舜授文命采其齊聖之美猶下咨四嶽上觀璿璣今臣德非虞夏行非二君 藝文類聚作二后 而承厤數之諮應選授之命內自揆撫無德以稱且許由匹夫猶拒帝位善卷布衣而逆虞詔臣雖鄙蔽敢忘守節以當大命不勝至願謹拜章陳情使行相國永壽少府糞士

臣毛宗奏並上璽綬。魏志文帝紀注引獻帝傳又略見藝文類聚十三

上書再讓禪

奉今月戊戌璽書，重被聖命，伏聽冊告，肝膽戰悸，不知所措。天下神器，禪代重事，故堯將禪舜，納于大麓；舜之命禹，玄圭告功。烈風不迷，九州攸平，詢事考言，然後乃命，而猶執謙讓，于德不嗣。況臣頑固，質非二聖，乃應天統，受終明詔；敢守微節，歸志箕山，不勝大願。謹拜表陳情，使并奉上璽綬。魏志文帝紀注引獻帝傳

上書三讓禪

臣聞舜有賓于四門之勳，乃受禪于陶唐；禹有存國七百之功，乃承祿于有虞。臣已蒙蔽，德非二聖，猥當天統，不敢聞命，敢屢抗疏，略陳私願，庶章通紫庭，得全微節，情達宸極，永守本志。而音重復衘命，申制詔，遣臣，實戰惕，不發璽書，而音迫于嚴詔，不敢復命，願陛下馳傳騁驛，召音還臺，不勝至誠。謹使宗奉書。魏志文帝紀注引獻帝傳

有司糾田疇不受封宜免官加刑議 建安十五年

皆遺放逃祿，傳截其美，所以激濁世，勵貪夫，賢于尸祿素餐之人也。故可得而小，不可得而毀。至于田疇，方斯近矣。免官加刑，于法為重。魏志田疇傳注引魏書

報傅崔琰

昨奉嘉命，惠示雅數，欲使燔翳捐翮，翳已壞矣，翮亦去焉。後有此比，蒙復誨諸。魏志崔琰傳

昨奉嘉命，廣開正路，翳已壞矣，翬亦去焉。師傅之言，實獲我心。文苑英華六百二十七薛元超謝皇太子牋引此與魏志不同

報吳主孫權 黃初三年正月癸亥

昔隗囂之斃，禍發栒邑；子陽之禽，變起扞關。將軍其亢厲威武，勉蹈奇功，以稱吾意。魏志文帝紀注引魏書

又報吳主孫權 黃初三年九月

君生于擾攘之際，本有縱橫之志，降身奉國，以享茲祚。自君策名已來，貢獻盈路，討備之功，國朝仰成。埋而掘之，古人之所恥。朕之與君，大義已定，豈樂勞師遠臨江漢？廊廟之議，王者所不得專。三公上君過失，皆有本末。朕以不明，雖有曾母投杼之疑，猶冀言者不信，以爲國福。故先遣使者犒勞，又遣尚書侍中踐修前言，以定任子。君遂設辭，不欲使進，議者怪之。又前都尉浩周勸君遣子，乃實朝臣交謀，以此卜君。君果有辭，外引隗囂遣子不終，內喻竇融守忠而已。世殊時異，人各有心。浩周之還，口陳指麾，益令議者發明衆嫌，終始之本，無所據杖，故遂俛仰從羣臣議。今省上事，款誠深至，心用慨然，悽愴動容。卽日下詔，敕諸軍但深溝高壘，不得妄進。若君必效忠節，以解疑議，登身朝到，夕召兵還。此言之誠，有如大江。吳志吳主權紀黃武元年

手報司馬芝

有長明卿至心欲奉詔書以權行事是也此乃卿奉詔之意何謝之有後黃門復往慎勿逝也（魏志司馬芝傳）

報王朗（黃初初作）

覽表雖魏絳稱虞箴以諷晉悼相如陳猛獸以戒漢武未足以喻方今二寇未殄將帥遠征故時入原野以習戎備至于夜還之戒已詔有司施行（魏志王朗傳）

答繁欽書

披書歡笑不能自勝奇才妙伎何其善也頃守宮王孫世有女曰瑣年始九歲夢與神通寤而悲吟哀聲急切涉歷六載于今十五近者督將具以狀聞是日戊午祖于北園博延眾賢遂奏名倡曲極數彈欲倩未逞白日西逝清風赴闈羅幃徒祛玄燭方微乃令從官引內世女須臾而至厥狀甚美素顏玄髮皓齒丹脣詳而問之云善歌舞于是振袂徐進揚蛾微眺芳聲清激逸足橫集眾倡

騰遊羣賓失席然后修容飾妝、改曲變度、激清角、揚白雪、接孤聲、赴危節、于是商風振條、春鷰度吟、飛霧成霜、斯可謂聲協鐘石、氣應風律、網羅韶濩、蘊括鄭衛者也、今之妙舞莫巧于綿樹、清歌莫善初學記御覽作莫激于宋臈、豈能上亂靈祇、下變庶物、漂悠風雲、橫厲無方、若斯也哉、固非車子喉轉長吟所能逮也、吾練色知聲、雅應此選、謹卜良日、納之閑房、藝文類聚四十三初學記十九二十五三十御覽三百八十一五百七十三九百二

六十

荅楊修書

重惠流離后昭厚意、御覽七百六十一

與鍾繇書

袁王國士、更爲脣齒、荀閎勁悍、往來銳師、眞君侯之勍敵、左右之深憂也、魏志荀彧傳注引荀氏家傳

九日與鍾繇書

歲往月來、忽復九月九日、九爲陽數、而日月並應、俗嘉其名、以爲宜于長久、故以享宴高會、是月律中無射、言羣木庶草、無有射地而生、至于芳菊、紛然獨榮、非夫含乾坤之純和、體芬芳之淑氣、孰能如此、故屈平悲冉冉之將老、思飡秋菊之落英、輔體延年、莫斯之貴、謹奉一束、以助彭祖之術、（藝文類聚四、北堂書鈔一百五十五、初學記四、御覽三十二）

鑄五熟釜成與鍾繇書

昔者黃帝三鼎、周之九寶、咸以一體、使調一味、豈若斯釜、五味時芳、蓋鼎之烹飪、以饗上帝、以養聖賢、昭德祈福、莫斯之美、故非大人莫之能造、故非斯器、莫宜盛德、今之嘉釜、有逾茲美、夫周之尸臣、宋之考父、衛之孔悝、晉之魏顆、彼四臣者、並以功德勒名鍾鼎、今執事寅亮大魏、以隆聖化、堂堂之德、于斯爲盛、誠太常之所宜銘、彝器之所宜勒、故作斯銘、勒之釜口、庶可贊揚洪美、垂之不朽、（魏志鍾繇傳注引魏略、又見御覽七百五十七）

又與鍾繇書

丕白良玉比德君子珪璋見美詩人晉之垂棘魯之璵璠宋之結綠楚之和璞價越萬金貴重都城有稱疇昔流聲將來是以垂棘出晉虞虢雙禽和璧入秦相如抗節竊見玉書稱美玉白如截肪黑譬純漆赤擬雞冠黃侔蒸栗側聞斯語未覩厥狀雖德非君子義無詩人高山景行私所仰慕然四寶邈焉已遠秦漢未聞有良比也求之曠年不遇厥真私願不果飢渴未副近日南陽宗惠叔稱君侯昔有美玦聞之驚喜笑與抃會當自白書恐傳言未審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時從容喻鄙旨乃不忽遺厚見周稱鄴騎既到寶玦初至捧匣跪發五內震駭繩窮匣開爛然滿目猥以蒙鄙之姿得覩希世之寶不煩一介之使不損連城之價既有秦昭章臺之觀而無藺生詭奪之誑嘉貺益腆敢不欽承謹奉賦一篇以讚揚麗質丕白魏志鍾繇傳注引魏略文選御覽九百六十四

又報鍾繇書

得報知喜南方至于荀公之清談孫權之嫵媚執書嗢噱不能離手若權復黠當折以汝南許劭月旦之評權優游二國俯仰荀許亦已足矣（魏志鍾繇傳注引魏略）

借取廓落帶嘲劉楨書

夫物因人為貴故在賤者之手不御至尊之側今雖取之勿嫌其不反也（魏志王粲傳注引典略）

與吳質書

五月十八日丕白季重無恙途路雖局官守有限願言之懷良不可任足下所治僻左書問致簡益用增勞每念昔日南皮之遊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遙百氏彈棊間設終以六博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騖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于清泉沈朱李于寒水白日既匿繼以朗月同乘並載以遊後園輿輪徐動參從無聲清風夜

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淒然傷懷余顧而言斯樂難常足下之徒誠以爲然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爲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方今蕤賓紀時景風扇物天氣和暖衆果具繁時駕而游北遵河曲從者鳴笳以啓路文學託乘于後車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今遣騎到鄴故使枉道相過行矣自愛丕白文選又見魏志王粲傳注引魏略又藝文類聚二十六

又與吳質書

二月三日丕白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三年不見東山猶歎其遠況乃過之思何可支雖書疏往返未足解其勞結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昔日遊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可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閒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爲一集觀其姓

名已為鬼錄追思昔遊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為糞壤可復道哉
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
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論二十餘篇成
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于後此子為不朽矣德璉常斐然有述
作之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間者歷覽諸子之
文對之抆淚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為繁富公幹
有逸氣但未遒耳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元瑜書記翩翩致
足樂也仲宣續自善于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于所善古
人無以遠過昔伯牙絕絃于鍾期仲尼覆醢于子路痛知音之難
遇傷門人之莫逮諸子但為未及古人自一時之儁也今之存者
已不逮矣後生可畏來者難誣然恐吾與足下不及見也年行已
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通夜不瞑志意何時復類昔日已成
老翁但未白頭耳光武言年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吾德

不及之年、與之齊矣、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衆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動見瞻觀、何時易乎、恐永不復得爲昔日遊也、少壯眞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炳燭夜遊、良有以也、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述造不、東望於邑、裁書叙心、丕白、魏志王粲傳又裴注引魏略文選藝文類聚二十六

又與吳質書 延康元年

南皮之游、存者三人、烈祖龍飛、或將或侯、今惟吾子、棲遲下仕、從我游處、獨不及門、缾罄罍恥、能無懷愧、路不云遠、今復相聞、魏志王粲傳注

答曹洪書

今魯包凶邪之心、肆蠱惑之政、天兵神掃、師徒無暴、樵牧不臨、文選陳孔璋爲曹洪與文帝書注

今魯罪兼苗桀、惡稔厲莽、縱使宋翟妙機械之巧、田單騁奔牛之

且依吹勅八陳之續，猶無益也。上同

與曹洪書

五賢興邦，二八登帝。書鈔十一

與王朗書 建安二十二年冬

生有七尺之形，死惟一棺之土，惟立德揚名，可已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癘數起，士人彫落，余獨何人，能全其壽？故論撰所著典論、詩賦，蓋百餘篇，集諸儒于肅城門內，講論大義，侃侃無倦。魏志文帝紀注引魏書

盜發雖細，處于安寢；鼷鼠雖微，猶毀郊牛。初學記二十九鼠 御覽九百五十一

丕白：不受江漢之珠，而受巴蜀之鉤。此言雖得之貴寶，不若易有之賤物。御覽三百五十四

孫權重遣使稱臣，奉貢明珠百筐、黃金千鎰、馴象二頭、或牝或牡，擾禽鸚鵡、其他珍玩，盈舟溢航，千類萬品。御覽六百二十六

答王朗書 建安二十四年

昔后厚與州吁游、父碏知其與亂、韓子昵田蘇、穆子知其好仁、故君子游必有方、居必就士、誠有以也、嗟乎宋忠、無后子先識之明、老罹此禍、今雖欲願行滅親之誅、立純臣之節、尚可得耶、蜀志尹默傳注引魏略

答劉備書 其詞不類姑存其說

獲累紙之命、兼美之貺、他既備善、雙鉤尤妙、前後之惠、非賢兄之貴、則執事之貽也、來若川流、聚成山積、其充匱箇頓府藏者、固已無數矣、御覽三百五十四

與孟達書 延康元年

近日有命、不足達信、何者、昔伊摯背商而歸周、百里去虞而入秦、樂毅感鴟夷以蟬蛻、王遵識順逆以去就、皆審興廢之符效、知成敗之必然、故丹青畫其形容、良史載其功勳、聞卿姿度純茂、器量

優絕當騁能明時收名傳記、今者翩然、翼鱗備流甚相嘉樂、虛心西望、依依若旹下筆屬辭、歡心從之、昔虞卿入趙、再見取相、陳平就漢、一覩參乘、孤今于卿、情過于往、故致所御馬物、以昭忠愛、魏志明帝紀注引魏略

今者海內清定、萬里一統、三垂無邊城之警、中夏無狗吠之虞、以是弛罔闊禁、與世無疑、保官空虛、初無資任、卿來相就、當明孤意、慎勿令家人繽紛道路、以親駭疏也、若卿欲來相見、且當先安部曲、有所保固、然後徐徐輕騎來東、同上

與孫權書

前使于禁郭及夫所道吾纖驪馬、本欲使禁自致之、念將軍儻欲速得、今故先以付徐奉往、此二馬朕之常所自乘、甚調良善走、數萬匹之極選者、乘之眞可樂也、中國雖饒馬、其知名絕足、亦時有之耳、藝文類聚九十三御覽八百九十四

知己選擇見船最大樟材者六艘受五百石從沔水送付樊口御覽七百七十

今因趙咨致文馬一匹白獅子裘一領石蜜五斛鰒魚千枚御覽八百五十七九百三十八

與諸將書

劉備既孤老、智窮勢極正使欲與亦爭、則諸將軍便當就穴中將取之爾、北堂書鈔一百五十八

與劉曄書

別生帽裁製微不長有佀里父之服、御覽六百八十七　宋張溥本作劉生帽裁兩段製微不長有佀里父之服今帽所當者按御覽多七字異一字

與朝臣書

江表惟長沙名有好米、何得比新城杭稻邪、上風炊之五里聞香藝文類聚八十五初學記二十七御覽八百三十九

送劒書

僕有劒一枚，明珠標首，藍玉飾靶，因給左右，㠯除妖氛。

敘詩

爲太子時，北園及東閣講堂並賦詩，命王粲、劉楨、阮瑀、應瑒等同作。初學記十皇太子門引魏文帝集

敘繁欽

上西征，余守譙，繁欽從，時薛訪車子能喉囀，與笳同音，欽牋還與余，盛歎之。雖過其實，而其文甚麗。文選繁欽與魏文帝牋注引文帝集

敘陳琳

上平定漢中，族父都護還書與余，盛稱彼方土地形勢，觀其詞，知陳琳所敘爲也。文選陳孔璋爲曹洪與文帝書注、御覽五百九十五並引文帝集

誡子

父母于子，雖肝腸腐爛，爲其掩避，不欲使鄉黨士友聞其罪過，然

行之不敬久矣人自知之用此任官不亦難乎（御覽四百五十九）

周成漢昭論

或方周成王于漢昭帝僉高成而下昭余吕為周成王體上聖之休氣稟賢妣之貽誨周召為保傅吕尚為太師口能言則行人稱辭足能履則相者導儀目厭威容之美耳飽仁義之聲所謂沈漬玄流而沐浴清風者矣猶有咎悔聆二叔之謗使周公東遷皇天赫怒顯明厥咎猶啟諸金縢稽諸國史然後乃悟不亮周公之聖德而信金縢之教言豈不暗哉夫孝昭父非武王母非邑姜養惟蓋主相則桀光體不承聖化不胎育保無仁孝之質佐無隆平之治所謂生于深宮之中長于婦人之手然而德與性成行與體抃年在二七早智夙達發燕書之詐亮霍光之誠豈將有啟金縢信國史而後乃悟哉使夫昭成均年而立易世而化賢臣而治換樂而歌則漢不獨少周不獨多也（藝文類聚十二 御覽八十九）

太宗論

昔有苗不賓、重華舞㠯干戚、尉佗稱帝、孝文撫㠯恩德、吳王不朝、錫之几杖、㠯撫其意、而天下賴安、乃弘三章之教、愷悌之化、欲使曩時累息之民、得闊步高談、無危懼之心、若賈誼之才敏、籌畫國政、特賢臣之器、管晏之姿、豈若孝文大人之量哉、魏志文帝紀注引魏書

交友論

夫陰陽交、萬物成、君臣交、邦國治、士庶交、德行光、同憂樂、共富貴、而友道備矣、易曰上下交而其志同、由是觀之、交乃人倫之本務、王道之大義、非特士友之志也、初學記十八引魏文帝集

連珠

蓋聞琴瑟高張、則哀彈發、節士抗行、則榮名至、是㠯申胥流音于南極、蘇武揚聲于朔裔、

蓋聞四節異氣、㠯成歲、君子殊道、㠯成名、故微子奔走而顯、比干

劀心而榮、

蓋聞騏驥服御、良樂咨嗟、鉛刀剖截、歐冶歎息、故少師幸而季梁懼、宰嚭任而伍員憂、藝文類聚五十七

五熟釜銘

於赫有魏、作漢藩輔、厥相惟鍾、寔幹心膂、靖恭夙夜、匪遑安處、百寮師師、楷茲度矩、魏志鍾繇傳

露陌刀銘

於鑠良刀、胡煉亶時、譬諸鱗角、靡所任茲、不逢不若、永世寶持、藝文類聚六十、初學記二十二、御覽三百四十六

曹蒼舒誄

惟建安十有五藝文類聚作二年五月甲戌、童子曹蒼舒卒、嗚呼哀哉、乃作誄曰、

於惟淑弟、懿矣純良、誕豐令質、荷天之光、既哲且仁、爰柔克剛、彼

德之容茲義聿行猶缺公子終然允戊宜逢介祉㠯永無疆如何昊天雕斯俊英嗚呼哀哉惟人之生忽若朝露促促百年亹亹行暮矧爾既夭十三而卒何辜于天昊命不遂兼悲增傷侘傺失氣永思長懷哀爾罔極貽爾良妃襚爾嘉服越㠯乙酉宅彼城隅上戢戢寢廟湜湜姻媾雲會充路盈衢悠悠羣司岌岌其車傾都蕩邑爰迄爾居魂而有靈庶可㠯娛嗚呼哀哉藝文類聚四十五古文苑

武帝哀策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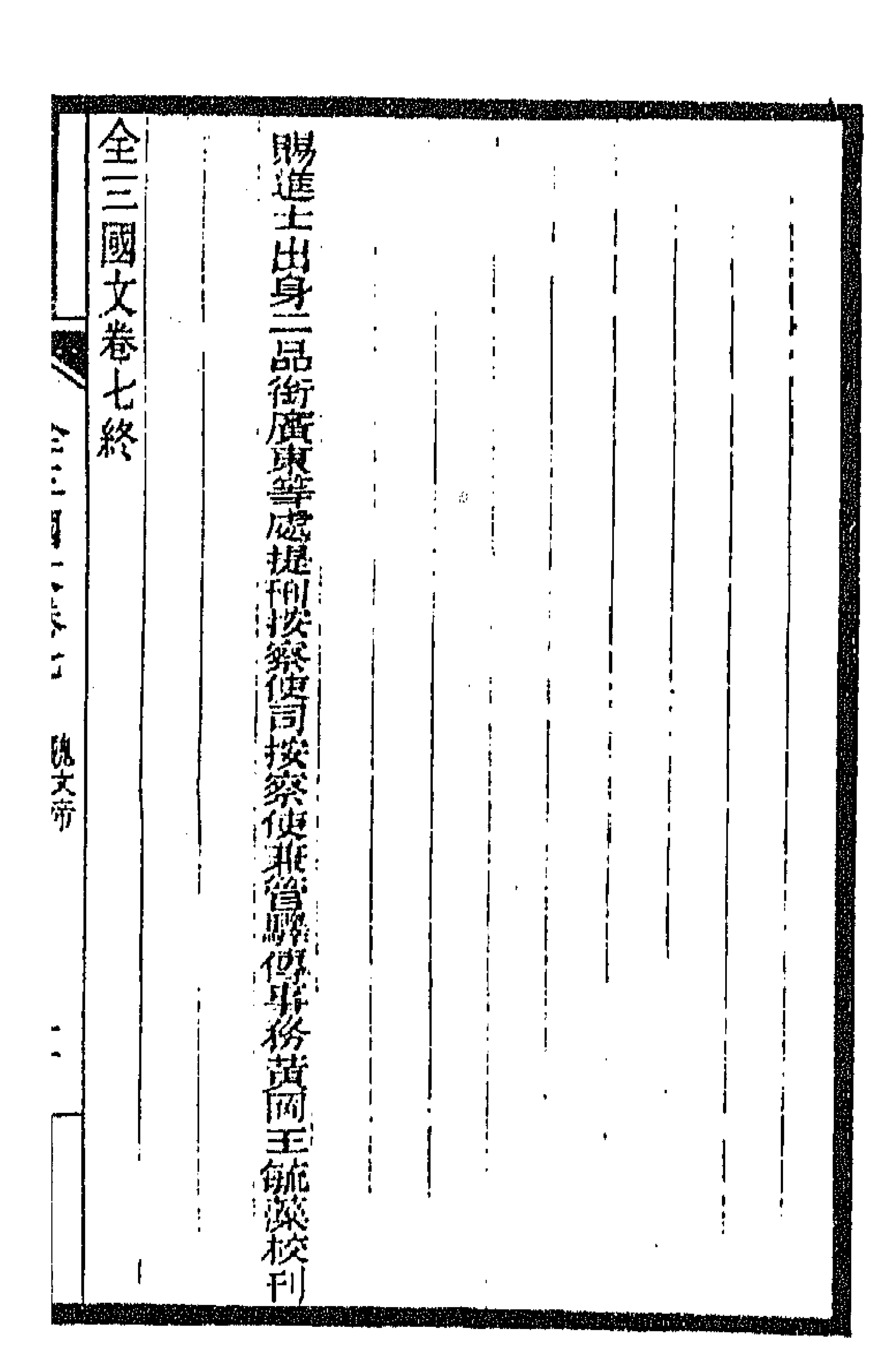
痛神曜之幽潛哀鼎俎之虛置舒皇德而詠思遂腷臆㠯莅事矧乃小子夙遭不造煢煢在疚嗚呼皇考產我曷晚棄我曷早羣臣子輔奪我哀願猥抑奔墓俯就權變卜葬既從大隧既通漫漫長夜窈窈玄宮有晦無明曷有所窮鹵簿既整三官騈羅前驅建旗方相執戈棄此宮庭陟彼山阿藝文類聚十三

受禪告天文 延康元年十一月辛未

皇帝臣丕敢用玄牡昭告于皇皇后帝漢歷世二十有四踐年四百二十有六四海困窮王綱不立五緯錯行靈祥並見推術數者慮之古道咸㠯爲天之歷數運終茲世凡諸嘉祥民神之意比昭有漢數終之極魏家受命之符漢主㠯神器宜授于臣憲章有虞致位于丕丕震畏天命雖休勿休羣公庶尹六事之人外及將士洎于蠻夷君長僉曰天命不可㠯辭拒神器不可㠯久曠羣臣不可㠯無主萬機不可㠯無統丕祗承皇象敢不欽承卜之守龜兆有大橫筮之三易兆有革兆謹擇元日與羣寮登壇受帝璽綬告類于爾大神惟爾有神尚饗永吉兆民之望祚于有魏世享魏志文帝紀注引獻帝傳

失題

博覽羣書書鈔十二引魏文集



全三國文卷七終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署鹽運使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